

經義考

口仁12
264
29

廿九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 四

胡氏銓 周禮傳 或作周官解

宋志十二卷

佚

銓自序曰臣聞六經之道同歸而二禮相爲表裏其來尙
矣考三制而知六官之臨考月令而知太史保章氏馮相
氏之精考曾子問雜記及間傳四制而知司服之等考文
王世子而知大胥之教考禮運禮器而知大宗伯之位考
郊特牲而知封人牧人牛人之分考內則而知師氏之制



考玉藻而知典瑞之則考明堂位而知朝士司儀之別考
大傳而知肆師之職考少儀而知巾車典路車人之別考
學記而知大司樂成均之法考樂記而知大胥小胥之律
考大記而知勸防之嚴考祭法祭義祭統而知鬱人鬯人
典禮之經考經解而知太師六詩六德之本考哀公問昏
義而知媒氏之源考仲尼燕居社郊嘗禘而知小宗伯之
儀考孔子閑居五至之義而知樂師之意考坊記而知秋
官環人之衛考中庸而知大司徒中和之教考表記卜筮
而知龜人筮人之敬考緇衣絲綸之言而知內史外史之
書考深衣規矩準繩而知輪人之度考投壺之弦而知樂
師狸首之奏考儒行而知司諫德行道藝之尊考大學正
心而知弓人無邪之諭考冠義而知棄師之等考鄉飲而
知酒正之德考射義而知司裘之鵠考燕義而知秋官諸
子之職考聘義而知玉府之藏故曰二禮相爲表裏也前
賢論學之源如江出汶至於溝渠所并大川三百小川三
千然後往而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溟北海同味又
如禹治水知絡脉開塞而至於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
竊觀大川小川之說生於曲禮三百威儀三千之說然二
禮條分貫別亦豈止三百三千而已哉而其旨意脗合相
爲表裏端若脈絡交通四海會同而不殊誠有味其言之
也臣既爲易春秋禮記傳又覃思周官凡十有餘年僅成
集解嘗以謂韓愈闢邪說欲尊六經而邪說卒不能革歐
陽修欲刪去九經緯書而異端故在臣之區區欲卒歐韓
之業而學術膚淺志苦心勞徒益蕪累終莫能採賸發潛

重念昔之賢士伸於知己臣自癸未夏迄辛卯秋四侍經筵屢蒙獎諭受知實深陛辭之日親承玉音令臣繕寫所解經進呈伏惟陛下天縱之姿聖學高妙卓冠百王頃因論治道有及於惟禮可以已之之說大哉王言非精於禮孰能與於斯顧臣糠粃曷補萬一殆如無榮所云者倘辱皇慈寬狂瞽之誅略加睿覽則臣之志願畢矣

吳氏沆周禮本制圖論

佚

六官析微論

佚

樓鑰曰環溪深於易三十而著璇璣圖論深於禮故又二年而著周禮本制圖論六官析微論皆行於世

周氏必大周官講義

佚

按清源丘氏引之

尤氏袤周禮辨義

佚

中興館閣錄尤袤字延之毘陵人王佐榜進士出身淳熙十五年權禮部侍郎

王氏十朋周禮詳說

佚

按清源丘氏引之

鄭氏鏐周禮解義

宋志二十二卷

未見

王與之曰三山鄭氏鍔字剛中有周禮全解淳熙十年經進

中興藝文志周禮一經說者多穿鑿淳熙中鄭鍔爲解義詳制度明經旨學者宗其書

王應麟曰鄭剛中解義如冕服九章授田三等治兵大閱旗物之互建六鄉六遂師都之異名陰陽之祀有用牲之疑九畿之國有朝貢之惑豆區鐘釜有多少之差世室重屋非明堂之制皆辨明使有條理

薛氏

季宣

周禮辨疑

未見

王與之曰永嘉薛季宣字士隆有周禮釋疑

陳氏

傅良

周禮說

宋志一卷

讀書附志三卷

未見

趙希弁曰周禮說三卷朝奉郎秘書少監陳傅良所進舊刊於止齋文集中曹叔遠別爲一書而刻之且爲之說朱子曰陳君舉推周官制度亦詳然亦有杜撰錯說處傅良進周禮說序曰王道至於周脩矣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尙多見於周禮一書而熙寧用事之臣經術舛駁顧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之說售富强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斷喪殆盡而天下遂日多故老生宿儒發憤推咎以是爲用周禮之禍詆排不遺力幸以進士舉猶列於學官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試之效藉口則

論著誠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說各四篇
王應麟曰陳君舉說周禮綱領有三曰養君德曰正朝綱
曰均國勢

周官制度精華

玉海二十卷

未見

朱子曰上半冊陳君舉下半冊徐元德

王應麟曰陳傅良徐元德撰

易氏被周禮總義

宋志三十六卷

讀書附志三十卷

未見

趙希弁曰周禮總義三十卷山齋易被所著也許儀爲之

序刻於衡陽

魏了翁曰易彥章周禮漢軍制端足補先儒傳記之所未
及

王與之曰長沙易彥祥有周禮總義皆推廣諸家說

王應麟曰易氏總義云府史胥徒通典總言其爲六萬三
千六百七十五人愚考之通典周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
員內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
人此乃官數非謂府史胥徒也

胡氏維寧周官類編

佚

黃氏碩周官講義

佚

俞氏庭椿周官復古編

宋志三卷

有

庭椿自序曰六經厄於秦至漢稍稍始復然而多出於儒者記誦傳授之學不能無譌誤既成篇秩相傳至今世儒信其師承之或有所自也無或疑議遂使聖經之舊泯焉不可復見周禮一書皆周之舊典禮經然方諸侯惡其害已而去班爵祿之籍已有亡失之漸况一燔於煨燼而董董出於口傳追記之餘安能盡復其故耶伏生年過九十口授尚書自非孔壁所藏古文出而考證則舜典與堯典孰分益稷與臯陶謨奚別盤庚不得而異篇康王之誥不得而殊體信以傳信未必不至於今日也六經惟詩失其

六書逸其半獨周禮司空之篇有可得言者反覆之經實之於書驗之於王制皆有可以足正者而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五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誠有犁然當於人心者蓋不啻寶玉大弓之得而鄆謹龜陰之歸也雖然由漢迄今世代邈遠大儒碩學項背相望而區區末學乃爾起義是不得罪於名教者幾希嗚呼學者寧信漢儒而不復攷之經耶無寧觀其說而公其是非以旁證於聖人之言而幸復於聖經之故耶知我罪我所弗敢知此復古編之所爲作也

丘葵曰宋淳熙間臨川俞廷椿著復古編新安朱氏一見以爲冬官不亡考索甚當鄭賈以來皆當斂衽退三舍也陳深曰周禮六職先王設五職以存體而虛其一以待用

故司空有官而無職蓋自唐虞已然故禹作司空平水土而亦以總百揆召康公以太保而營洛仲山甫以冢宰而城齊召穆公平淮亦命以營謝宋皇國父以太宰爲平公築臺而司城子罕以行方春秋築城作邑無慮至千能者爲之亦未有專屬於司空也且其命官則謂之冬冬者藏也董仲舒亦云陰常居太冬積於空虛不用之地而時出以佐陽故謂之司空曰空與冬聖人之意見矣由此言之司空不補何害宋俞庭椿作復古編謂冬官不亡錯簡五官之內於是取其近似者別爲一卷以補冬官又於五官之內盡剔其不類者而各之其類夫周官曷常有類其精神脈絡環流於三百六十之屬而無所不通非如後世某官而任某職某事而專責一官也安用類爲自俞氏之求類也而五官大亂以古本校之非復周公之舊矣其後王次點氏丘葵氏吳澄氏最後何喬新氏相繼而增損之以補俞氏之未脩此五家者人各持其所見於是有臨川之書有永嘉之書清源之書崇仁之書椒丘之書此如無主之田而五人爲之耦也其不墾而傷也者希矣

江西通志庭椿字壽翁臨川人乾道八年進士仕至古田令

徐即登曰俞氏復古一編儒者稱其超越於漢儒之見而

有功於周禮信然
徐常吉曰周禮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補之蓋惜其書之未完而爲是綴緝之計雖不免續貂之誚而於聖人之全經猶爲無害至宋俞庭椿乃以工官散見於五官之內而

未嘗闕遂掇取五官之屬而用以補冬官之闕夫周禮一書聖人用意深遠精密其設一官分一職即如府史胥徒之賤酒醴鹽醬之微好用匪頒之末分布聯屬靡不各有意義而於其中任意割裂以相補塞則此足而彼虧者惟冬官之闕而今則五官俱闕也昔之周禮雖闕而猶全今則雖補而實亡也其爲聖經害也大矣

按俞氏復古編以天官之屬獸人獻人鱉人獸醫司裘染人追師屨人掌皮典絲典枲改入冬官以地官之屬鼓人舞師改入春官封人載師閭師縣師均人遂人遂師遂大夫土均艸人稻人土訓山虞林衡川衡澤虞圻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艸圉人場人改入冬官以春官之屬天府世婦內宗外宗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改入天官典瑞典同中車司常家人墓大夫改入冬官以夏官之屬弁師司弓矢豪人職方氏土方氏彤方氏山師川師逢師改入冬官以秋官之屬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環人改入春官

許氏奕周禮講義

六卷

佚

薛氏衡周禮序官考

本見

王與之曰金華薛衡字平仲有周禮序官考

李氏叔寶周禮精意

未見

王與之曰莆陽李叔寶字景齊有周禮精意刊行

戴氏仔周禮傳

佚

俞氏嘉周禮釋

佚

高氏崇周官解

十二卷

佚

魏了翁狀曰崇寧西叔世家邛之蒲江以進士出身知黎

州兼管內安府有周官解十二卷

馬氏之純周禮隨釋類編

佚

史氏守道周禮略

十卷

佚

趙氏汝談周禮注

佚

樂氏思忠周禮攷疑

讀書附志七卷

未見

趙希弁曰周禮攷疑七卷祝融居士樂思忠仲恕所著也

永嘉戴溪肖望豐城劉德秀仲洪爲之序

喬氏行簡周禮總說

佚

宋史喬行簡字壽朋婺州東陽人學於呂祖謙之門登紹熙四年進士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封蕭國公進封魯國公卒贈太師諡文惠著有周禮總說

余氏復禮經類說

佚

陸元輔口復寧德人光宗初策士大廷擢第一後入史館兼實錄檢討

葉氏秀發周禮說

佚

姓譜秀發字茂叔金華人師事呂祖謙知高郵軍

徐氏筠周禮微言

宋志十卷

未見

續中興館閣書目徐筠學周官於陳傅良記所口授成書十卷自謂聞於傅良曰周禮綱領有三養君德正紀綱均國勢鄭氏注誤有三王制漢儒之書今以釋周禮司馬法兵制也今以證田制漢官制皆襲秦今引漢官以北周官其誤三也

江西通志徐筠字國堅清江人得之子蚤歲擢第初主攸縣簿後知金州

曹氏叔遠周官講義

佚

宋史曹叔遠字器遠溫州瑞安人少學於陳傅良登紹熙

元年進士第歷禮部侍郎終徽猷閣待制諡文肅

林氏椅周禮綱目

宋志八卷

佚

周禮摭說

宋志一卷

佚

陳振孫曰周禮綱目八卷摭說一卷紹興府教授括蒼林椅奇卿撰嘉定初上之朝

王與之曰林氏周禮綱目於開禧間曾進

括蒼彙紀林椅字奇卿麗水人紹熙庚戌進士以周禮爲周公經世之書凡民極所由立日用之常誠僞之變莫不

區別纖悉畢備乃隨類條列之名曰周禮綱目翰林學士樓鑰禮部尚書倪思表進除工部架閣

陳氏兢周禮解

佚

陸元輔曰漳州陳兢戒叔紹熙進士撰周禮解

陳氏汪周官小集

佚

丘葵曰汪字蘊之永嘉人

孫氏之宏周禮說

佚

丘葵曰之宏字偉夫山陰人

楊氏恪周禮辨疑

佚

丘葵曰恪字謹仲永嘉人

陳氏汲周禮辨疑

佚

丘葵曰汲字及之永嘉人

陳氏謙周禮說

佚

王贊曰謙字益之永嘉人乾道壬辰進士歷官寶謨閣待

制江西湖北宣撫副使

徐氏^時周禮發微

三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三終

弟子山陽丘象艮覆按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 五

鄭氏伯謙太平經國之書統集

宋志七卷 今本十一卷

存

伯謙自序曰先王無自私之心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三代以還人主始自私矣以天下遺其子孫故不得不爲久恃無恐之計然天下猶因其自私之心而獲少安於其間至於秦隋魏晉南北之君淫荒狂惑則并與其自私之計而弗念矣夫有天下而至於不愛

已固無望其愛民矣而獨惜夫愛已者之所以及民亦福迫淺陋足以躋時於小康而不足以憑藉維持於無窮也三代聖人之紀綱法度憲章文物所以本諸身而布諸天下者甚設也而尤周密詳脩於成王周公之時彼其處心積慮上徹乎堯舜下及乎萬世者也外不懼天下之謗而私其跡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患不作也是故兼三王施四事夜以繼日盡我精神心力而爲之其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本既立然後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增益之其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聘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於車粧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與夫畫績刮摩埴埴之法又其細者則及於登魚取龍蠲蠃之微畢公所謂克勤小物者周公尤盡心焉蓋一而再三申復之貽謀燕翼後世豈無辟王而皆賴前哲以免流彘之難共和攝政而天下復如故龍聚作孽宗周滅矣猶能挾鼎璽而東當戰國之相吞噬周塊然而處其中天下猶百餘年而宗主之至於垂亡臨絕之際自分而爲東西其子孫益謬戾乖忤而弗念厥紹故天下始去周而爲秦法亡則周亡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淫檜亂之極一變而復見豳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其意於十五國風之末也秦人變古不道不足深恨漢氏去三代甚近而去周爲尤近不能因其自私之心

而講求周公致太平之迹惴惴然徒惟得失之重而操心之危苦智慮而盡防範大抵不過爲握持天下之術耳苟簡目前未能深長之思經久之慮也封建君古也止於行推恩之令井田古也止於議名田之法刑法止於定筆令軍旅止於京師之南北軍郡國之都尉建官則倣秦舊制禮則雜秦儀學校則隸太常而選舉則數路鄉里則煙火萬里其淺近功利已略足以隨世而及民矣然乍安而忽危幾亡而僅存終不足以垂裕而傳後其當世敏秀奇傑之士深見遠識而有志於先王之治者或則請定經制或欲退而更化或願建萬世之長策每觀王符論漢家失業之民歲至三十萬則田賦鄉里刑法等制益知其苟然而已仲長統欲定吏祿重三公之權改稅法更官制沛然思惟善道而有易亂爲治之意論甚美矣至於請廢封建復井田肉刑亦復講之未精也唐承八代之衰太宗之所以造唐者亦慨然欲庶幾先王之治而補漢氏之缺收召豪傑相與修廢起墜於正觀一二十年間稅爲租庸調田爲口分世業兵爲府選士爲明經進士官爲七百三十員天下爲襲封刺史然亦雜亂而不純粹疏略而無統紀未幾兼并不禁課役不均更租調爲兩稅變府兵而爲彍騎傳世襲而爲州縣不愛名器而爲墨勅斜封唐之子孫固非善守法者而立法之初亦不得不分任其咎當其弊端未見天下因其自私而亦得以獲苟安之利一旦利盡害形鱗隙呈露則遂以大壞而不得支持矣宋之元嘉元魏之泰和隋之開皇仁壽夫豈不爲治安而言治者不之數功利

在人及身而止漢唐之事何以異此雖然漢承亡秦絕學之後不獨二帝三王之法度無復餘脈雖五霸七雄區區富强之事亦一掃而無遺草創之初大臣無學方用秦吏治秦律令圖書固難責以先王之制度也唐自元魏北齊以來授民以田分民以鄉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一二繼以蘇綽之在周約六典以定官制而府兵之法亦微有端緒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五六又繼以隋文帝之富盛蘓威高頴之損益而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七八太宗躡其後而行之使其深觀詳酌纖悉委曲有以補前世之未脩則以唐之治爲周之治日月可冀也而僅以若此此豈無所自哉世變不古功利之蟠結於人心而此書之宏博浩瀚讀之難曉而說之易惑也彼其煨燼於秦火貶駁於漢儒好古如武帝反謂之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伏藏泯滅於山巖屋壁之間漢之末年雖入秘府竟未嘗一出而試之於治其後劉歆取以輔王莽五均六幹列肆里區皆有征天下騷然受其弊其餘杜氏不過能通其句讀馬鄭諸儒亦止於作爲訓詁而已隋唐之間文中子講道河汾頗深識其本末以爲經制大脩後世有所持循然徒載之空言不及見之行事也唐太宗嘗與群臣語及周禮而房杜魏徵雖出王氏之門然本無素業留宿中書聚議數日竟不能定問及禮樂竟不能對大本既失他何望焉宋朝王氏以儒學起相熙豐又嘗一用周禮而計利太卑求民太甚其禍甚於劉歆伊洛老師橫渠張夫子固習周公者矣而又不及究其志蓋自有周禮以來若孔子文中子及伊洛橫渠諸

子則恨不及用房玄齡杜如晦魏徵則愧不能用漢之劉氏宋朝之王氏則又悔不善用自漢唐以至今日天下之治所以駁雜而難考弊壞而不可收者大抵出於是三者之間也是以時君世主厭薄儒生姍笑王制悉意於淺功近利就其自私之心而姑爲是目前苟簡之謀尙可以維持一世足矣不暇及此宏濶之談也嗟乎千載之下有能起周公之治者學者所不能而見也有能講明周公之制者學者所不能而辭也

高叔嗣序曰正德十四年余以增廣生被試策問周禮疑信相半之由余方少竊聞其槩因以意對曰昔孔子之時周德方衰而對魯哀公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人存政舉之說及周益衰孟軻氏始言諸侯去先王之籍不得聞其詳彼所稱方冊與籍豈謂周禮耶孔子尙思興東周孟子則直勸齊梁以王當是時不但其籍亡雖有之固不可爲耶至荀卿之徒李斯佐秦遂取經籍一切焚去之後世以爲罪然使始皇并天下爲周武王李斯有周公之聖其時欲行周禮能乎周之興也深仁厚澤垂十餘世聖后繼作禮樂法度莫不講明國以爲教家以爲學漸被陶融非一日也故周立爲天頒其政式放於四海靡然信從事若畫一不俟強勉其來遠矣秦則不然以戰鬪爲功以干戈爲業法令已成習俗已定方其吞滅諸侯而六合爲一也雖有周禮將安施之而況後秦者乎何也先王之法至周始脩至秦始滅去此其會也後世直用秦爲古耳秦不復行周禮明後世之不可行必矣然則是書可盡廢耶何爲

其然也三禮莫古於儀周公所親定者說文云禮之字從豆從曲從示古神祇字蓋先王於遵豆神祇之間曲盡其意於是乎錄其升降等其隆殺故謂之禮此其跡也先王之意有不在是者周易觀之象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先王以其誠敬之心事神故下觀而化故傳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今夫官名之設內外之辨崇卑之度多寡之數咸周致治之具也而所以致治豈盡於是耶故善爲治者師其意而已若周禮者存之以考可也其略云耳是時南原王先生督學優之其年叔嗣舉於鄉後三年得進士爲考功主事始好是書聞人有異本不憚求之同縣人按察副使田勤甫氏刊周禮集說讀其中往往引太平經國書可觀取恨不見其全他日翰林學士姚維東氏云有之傳以眎叔嗣錄藏於家後十年而爲嘉靖丙冬朔日刊於山西布政司

魏氏了翁周禮要義

三十卷

未見

包氏恢六官疑辨

佚

劉克莊曰宏齋包公著六官疑辨蓋先儒疑是書者非一人至宏齋始確然以爲國師之書一日克莊於緝熙殿進講天官至獻人奏曰周禮一用於新室再用於後周三用於熙寧皆爲天下之禍臣舊疑其書近見恢疑辨豁然與臣意合陛下試取其書觀之便見其人識見高非世儒所

及上頷之是日貴主將下降講退見箱篋塞殿廡竊意所奏未必留聖慮矣及還舍坐未定得宏齋東謂有旨宣諭劉某奏卿有周禮解義可錄進呈宏齋既奉詔遂抄其書奏御

吳澂曰毀周禮非聖經在前固有其人不若吾鄉宏齋包恢之甚毫分縷析逐節詆排如法吏定罪卒難解釋觀者必爲所惑近年科舉不用周禮亦由包說惑之也然愚嘗細觀深嘆其無識而已

江西通志包恢南城人嘉定十三年進士歷官僉書樞密院事卒贈少保諡文肅

王氏與之周禮訂義

宋志八十卷

存

淳祐二年十二月朝奉郎直煥章閣權知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趙汝騰奏右臣準秘書公移索臣所領樂清縣管下士人王與之周禮訂義以俟聖覽臣即命工匠就其家印寫二本繳納訖臣竊詳諸經訓解皆有先儒折衷彙集成書獨二禮闕周禮又不幸遭王安石不善用以禍天下學者望而疑之雖程顥頤張載三先生尊信此書僅有緒言見於語錄近世大儒朱熹辨明甚至皆有意表章之然亦未嘗作爲訓義以行於世與之以山澤臞儒乃能編營天下前後儒先講解或一說之精或一義之當蒐獵無遺間亦自附已見剖析微眇是非審確故叅預真德秀擊節是書爲之序德秀沒與之益加意刪繁取要由博得約

今其書益精粹無疵矣上可以裨聖明之治下可以釋學者之惑有功於六典甚多縉紳韋布爭欲得之與之刊於家臣嘗識其人近來假守益得之於旦評履踐無玷節守不渝皓首著書數種周官特其一也真經明行修之士臣職在師帥每欲薦之於朝適會秘書省取其著書臣用敢以姓名聞欲望聖旨下秘書省索與之訂義以脩乙夜之觀仍少加旌異以風厲天下學者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三年正月初六日奉聖旨下秘書省宣入十八日奉聖旨降付尚書省送檢正都司都司擬上照得温州布衣王與之皓首窮經其書滿家若周禮訂義最爲精粹與之守志厲行無求於世今秘書省取其書守臣上其名與獻書自鬻者不同欲特補一官以示旌異四月二十六日奉聖旨王與之勅授賓州文學其周禮訂義付秘書省

真德秀序曰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則終不可行乎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爲政以此之學著而爲書故能成周致太平而爲萬世開太平蓋自古禍亂之原非一而大略有四焉君心縱於逸樂而群下不敢言也賢才壅於疏逖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大官之屬凡能導人主以侈欲者一以

冢宰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諫又皆以輔導爲職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民自興之而因使長與治焉修於家者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才無陸沉天官弗私與矣居民有法養民有政斂民有制刑民有典舉下天疲瘵惇獨無不樂其生者又自王畿之近至於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千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萃於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盜也宇文狄也其所經營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身刑家之本而欲規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能行自劉歆用之既悖儒者譁而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吁歆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蓋爾安得累吾聖經耶彼何休指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既幾於非聖無法而近世之闢荆舒者又謂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也獨不思春秋固出於周禮耶使周禮常行於天下則春秋不作矣蓋後世之行周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其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覩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其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故能得公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永嘉王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著爲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爲足也方將蚤夜以思深原作經本指以曉當世其心抑又仁矣以是心而爲是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矣嗚呼使是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

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塞豈空言哉予嘉次點之志故爲序於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紹定五年閏九月

按是序又載劉燾雲莊集

趙汝騰後序曰東曦王君次點彙周禮數十家說衷以已見爲訂義若干卷真文忠公既序之矣又拳拳俾予贅卷後辭十數不獲將行束擔弛日以俟予文遂勉爲之言周禮一書先儒疑信相半橫渠氏遂尊敬之五峰氏最擯抑之二說交馳學者幽冥而罔知所從嘗平心思之周禮真周公書漢志所謂周官六篇是也獨不幸有三可憾在成周未能爲成書在後世不得爲全書此予乃深致其惋惜嗟嘆之意何以的知爲周公書是書之首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此言宅洛建官之旨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太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此演而伸其旨也洛天下之中地六官太平之盛典以中地行盛典此周公佐成王宅洛之本心周書召誥曰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中又洛誥亦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此周公之心也又書周官載六卿自冢宰至司空雖不條陳設屬亦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大旨與六典合所以的知爲周公書然向使周公得輔成王於洛邑推行其六典事制曲防之間文理密察之際必猶有所改定庶幾爲成書以詔後世惜也洛邑未及遷六典有書未嘗行可憾一也仲尼慕周公者也從周之歎發於閒居使得遂其爲東周之志六典必見

於推行討論潤色益至於大成脩周公之未脩者不在仲尼乎橫渠氏謂仲尼繼周損益可知是也惜明王不作天下莫能宗之不復夢周之歎方形而天復不憖遺矣可憾二也秦火後經籍多殘失禮書爲甚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始得周官於民間比詩書最晚出故武帝詔有禮壞之歎顏師古謂亡其冬官補以考工記有所亡有所補非全書也此伊川氏所謂禮經多出於掇拾灰燼之餘安得句爲之解是也可憾三也有是三可憾則是書之存於天下後世固足以見周公爲萬世開太平之大旨然前之既未爲成書後之又不得爲全書則不能不使萬世而下抱不得見周公經制大成之深恨先儒乃盡歸咎於劉歆以爲勦入私說迎合賊莽不亦甚乎次點研精覃思十餘年而訂義成顯幽闡微商是確非其有發先儒所未發者多矣至其釋周公將整齊六典以爲宅洛計不幸歿而成王不果遷規摹不獲究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諸儒不能辨而補以考工記則尤有見於是書本末之端的故予特表出之嘉熙丁酉夏中伏日

成德曰東巘周禮訂義八十卷載宋史藝文志宋之群儒經義最富獨詮解周禮者寡見於志者僅二十有二家而已蓋自王安石當國變常平爲青苗藉口周官泉府之遺作新經義以所創新法盡傳著之又廢春秋不立學官於是與王氏異者多說春秋而罷言周禮若穎濱蘓氏五峰胡氏殆攻王氏而并及於周禮者與昔之言周禮者鄭康成信爲周公成太平之迹陸賡謂爲群經原本王仲淹美

其經制大脩朱子亦稱其廣大精密非聖人不能作則爲先秦古書無可疑焉者東澠之說謂周公將整齊六典以爲宅洛計不幸歿而成王不果遷規模不獲究其說本鄭氏注而暢發之至云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則與臨川俞壽翁合其編集諸家之說宋儒自劉仲原父以下凡四十五家可謂詳且博矣東巖姓王氏名與之字次點樂清人從松溪陳氏學傳六典要旨其書淳祐初郡守趙汝騰進於朝付秘書省特補一官授賓州文學終通判泗州平年九十有七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四終

弟子嘉善孫雯鏡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六

江氏致堯周禮解

未見

閩書致堯字聖俞惠安人以特奏任法曹通經學與丘崇齊名著周禮解

王氏奕周禮答問

佚

溫州府志奕字子陵瑞安人淳祐間有旨索其所著書郡守趙汝騰繕寫以進并薦之不起

稅氏與權周禮折衷

通考二卷 宋志作魏了翁

存

陳振孫曰周禮折衷二卷樞密臨邛魏了翁之門人稅與權所錄條列經文附以傳注鶴山或時有發明止於天官餘未及

與權後序曰右周禮折衷上下篇本名江陽周禮記聞會失其上篇先生猶子高斯衛蒐錄以見歸二篇始完間舉似泉使考功郎王辰應氏貽書云鄭諸說於是論定宜以鶴山周禮折衷名之竊嘗聞先生謂此一經多可疑者自先後鄭傳注以來數千百年無敢輒議亦以官聯須密意其爲成王周公遺制至五峰胡子斷以爲劉歆傳會荆舒

禍天下根於鄭注國服一條逮吾先生屢發其義蓋未病前一年遊蔣山有詩尤爲著明今附載於此連年飲建鄴寤寐北山靈三過又不入風雨盲其程一朝決會期萬籟不敢聲斷潢卷夕潦別巘浮帝青因思山中人昔者相熙寧不知學何事莽制爲周經群公咸其輔弗悞宗康成相承章蔡後九州半臃腫歷年百七十衆寐未全醒三經猶在校從祀猶在庭追維禍之首千古一涕零大鈞高難問山空木泠泠是遊也先生同產兄今禮部侍郎高定子實爲本道轉運副使領賓客群從行端平三年七月三日也

黃氏鐘周禮集解

佚

閩書鐘字器之興化人漳州錄事參軍

朱氏申周禮句解

十二卷

存

陳儒序曰周禮之行於天下也久矣乃薄海內外間有文獻不足者或曰周禮盡在魯豈其然哉往歲秋八月儒奉命督撫淮南亟欲崇尚古訓以爲保釐之圖未之有得也適有遺我周禮句解者讀之而典則明脩字畫精嚴宛若韓宣子所見者乃遂檄淮守蔡子揚金刊之將以布諸學官或問之曰子之刻是編也謂足以盡先王之大法也乎曰然昔者先王之有天下也體國經野創制立法庸以章志軌物立極宣化而民用靡忒是故乃立六官以象天地以象四時而典章文物放諸海內郁郁如也洋洋如也執是以求先王之治也非與曰法也者治之具也是編也者先王經綸之迹也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子知之乎曰未也曰先王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是故微而顯深而通茂而有間大道之行天下爲公焉譬諸天運神道而風霆流行庶物露生有莫尸其功而莫之或忒者是故吾觀於六典而經綸之業盡之矣於職歲哉是集也刪繁舉要得什一於千百君子欲求帝王之治其尙毋忽於關雎麟趾之意哉儒乃拜手而言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興也信矣信矣乃次其說而序諸首簡

金氏叔明周禮疑答

佚

車若水曰周禮冬官不亡散在諸官之中而地官尤多金叔明作周禮十疑十答用意甚勤余授以俞氏復古編叔明甚喜云復古編良是周官三百六十今存三百五十只亡其十豈可謂冬官亡耶此說痛快

葉氏時禮經會元

四卷

存

潘元明序曰周官六典周公致太平之書也然汨於漢儒之注疏使聖人之道千載不明宋之文明濂洛諸儒相繼以出易書詩春秋皆有成說周禮一經又得龍圖閣學士葉文康公會元而表章於世實可緝濂洛之未脩矣

文康公立朝正色與朱紫陽相友善則講貫之素有不苟然者余蒞政之暇就其六世孫江浙提學廣居得其書而讀之其出入諸經援引明瞻比事漢唐考覈精詳一洗漢儒之陋誠有裨於治化者舊板之廢已久因重鋟梓以廣其傳吁唐虞遠矣後之言治者莫過周公求周公之治莫出於周禮有天下國家舍是無以法矣則是書之傳豈曰小補之哉

陳基序曰昔周公致太平之跡其載六官凡天地日月之遠山川封域之近禮樂刑政之著夷狄鳥獸之微皆經綸區別無不各得其宜此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傳諸萬世所當守爲律令而不可忽焉者也秦人欲肆其暴而惡六經爲害已乃盡舉而焚之其罪可勝誅哉漢儒掇拾殘編斷簡於烈燄之中僅千百之十一耳然皆百孔千瘡平末

有以理爲之折衷者河間獻王妄以考工記而補冬官之闕蓋亦陋矣故宋葉文康公生平百世之下而確然有見於百世之上乃取經文之所存者會而通之蒐羅櫟括曲暢旁達事覈理當如指諸掌其補亡一篇又皆以經補經盡洗漢儒傳會之陋譬之美玉有闕以玉補之不愈於用右乎公裔孫今浙江儒學副提舉廣居奉遺稿獻之江浙行中書右丞榮陽潘公公命刻諸梓且寓書俾余序其篇端余於文康無能爲役而於禮也則願學焉既幸其後有人又嘉潘公之樂善不倦乃不辭而爲之書

葉廣居跋曰禮經會元四卷凡百篇錯綜六官剖括群務其於建邦立極敦禮崇學之要靡不該洽今讀其文如立文武成康之朝以與周召畢榮相唯諾也其書昔授門人丹山翁同父氏自翁氏復歸家櫝比年兵革流竄躬負遺笈得不失墜江浙右丞榮陽公敦古尚治命鉸梓以不朽其傳噫聖人之道具於六經聖人之治實存周禮先公以直氣正學颺歷清要會權臣革命僅自法從出典外藩而志不盡施則會元之傳以俟後聖者固有在矣豈徒資學子討論之益哉讀者其毋忽

黃氏震讀周禮日抄

一卷

存

震自序曰孟子生於周末周室班爵之祿制已不可得而聞劉歆生於漢末乃反得今所謂周禮六官之書故後世疑信相半如張橫渠則最尊敬之如胡五峰則最擯抑之至

晦庵朱先生折衷其說則意周公曾立下規模而未及用近世趙汝騰按維王建國以爲民極數語意周公作洛後所爲然亦不可考矣惟程子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爲於其本而言之學者明乎此則不必泥其紛紛者然竊意周官法度在尙書周官一篇而未必在此書六典爾今以先儒攷訂聊筆其一二云

陳氏普周禮講義

三篇

存

丘氏葵周禮全書

一日周禮補元

六卷

存

葵自序曰周禮一書周公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之書也後世之君臣每病於難行也何居葉木心謂周禮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蘓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此後君臣病於難行然則其終不可行乎善乎真西山之言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周公之心何心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以是爲書故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也歆也綽也安石也無周公之心而欲行之適所以壞之也有能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天下之公也則是書無不可行矣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新安之朱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

經精微之蘊蓋程張朱氏之學周公之學也故能得周公之心而是書實賴以明矣今聖朝新制以六經取士乃置周官於不用使天下之士習周禮者皆棄而習他經毋乃以冬官之缺爲不全書耶夫冬官未嘗缺也雜出於五官之中漢儒考古不深遠以考工記補之至宋淳熙間臨川俞玆椿始著復古編新安朱氏一見以爲冬官不亡考索甚當鄭賈以來皆當斂衽退三舍也嘉熙間東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爲全書矣蔡承二先生討論之後加之參訂的知冬官錯見於五官中實未嘗亡而太平大典渾然無失欲刊之梓木以廣其傳是亦吾夫子存羊愛禮之意萬一有觀民風者轉而上達使此經得入取士之科而周公之心得暴白於天下後世則是區區之願也同志之士其亦思所以贊襄哉又曰余生苦晚得俞壽翁王次點兩家之說始知冬官未嘗亡又參以諸家之說訂定天官之屬六十地官之屬五十有七春官之屬六十夏官之屬五十有九秋官之屬五十有七冬官之屬五十有四於是六官始爲全書又曰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而周官至於三百六十今觀成王時周公以公兼太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蘓忿生以兼司寇成王將崩有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則是六卿中召公畢公毛公亦上兼三公矣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雖不廢其官未必一一皆有舉其大略如掌葛徵緇綌掌染草徵染草掌荼徵荼掌炭徵炭角人徵齒角羽人掌毛羽每官掌一事無是事未必有是官也軍司馬行司馬戎僕

戎右有軍旅則用之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夏采喪祝有盟會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來遠方之民則用懷方氏先王豈能以祿食養無用之官待有事然後用哉亦臨事兼攝耳故周官雖曰三百六十者亦舉大數而言不必皆六十也今天官六十有三地官七十有九春官七十夏官六十有九秋官六十有六冬官全無秦火後經籍多殘闕禮尤甚漢儒以考工記補冬官今據每官其屬六十而天官羨三地官羨十九春官羨十夏官羨九秋官羨六計其所羨者四十七官此豈非司空之屬官雜在五官乎秦火後不無闕殘冬官豈得全無五官豈得有羨夫自伯禹作司空平水土以來至周官之書皆曰司空掌邦土豈得以任土地之職歸之司徒職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邊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豈得歸之春官似此之類頗多俞廷椿王次點皆以爲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余細考之果未嘗亡也真西山趙庸齊皆以爲次點之訂義有先儒之所未發謂冬官未嘗亡諸儒不能辨自漢以來強以考工記補之未有言其非者予今以五官之屬其本文列於前以庭椿次點二先生之所刪補者參訂定爲六官之屬書於後則周官三百六十粲然在目而冬官未嘗亡信然矣

張萱曰清源丘葵謂周禮冬官故未嘗闕漢儒考古不深以考工記補之至宋臨川俞廷椿始著復古編永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葵承其意加以參訂的知周官錯見於五官中悉采出以補冬官之屬而考工記不錄

按丘氏更定周禮天官之屬六十六太宰小宰宰夫
宮正宮伯宮人內宰九嬪世婦女御內宗外宗女
祝女史內司服典婦功縫人夏采內小臣閭人寺
人內監膳夫庖人內饗外饗亨人甸師酒正酒人
漿人凌人籩人醢人醢人鹽人冪人腊人醫師食
醫疾醫瘍醫掌舍幕人掌次天府天府玉府內府
外府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太史小史內史外
史御史地官之屬五十七大司徒小司徒鄉師鄉
老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遂人遂師遂
大夫縣正鄙師鄫長里宰鄰長師氏保氏司諫司
救調人媒氏司市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隸司稽
胥肆長泉府司門司關掌節閭師縣師稍人土訓

誦訓遺人旅師委人迹人廩人舍人倉人司隸司
稼春人饕人豪人掌炭掌茶掌蜃春官之屬六十
大宗伯小宗伯肆師鬱人鬯人司尊彝司八筵典
命典祀守祧職喪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大師小
師瞽矇眡瞭磬師鐘師笙師鐃師鞀師箎人箛師
箛章司干鼓人舞師鞀鞀氏典庸器馮相氏保章
氏大卜卜師卜人龜人蓍氏占人筮人占夢眡禘
大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司巫男巫女巫巫都宗人
家宗人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
夏官之屬六十六司馬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
司馬都司馬家司馬諸子虎賁氏旅賁氏司甲司
兵司戈盾繕人環人挈壺氏掌固司險掌疆司右

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馬
質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圉人射人司士
司勳懷方氏合方氏訓方氏匡人擲人大僕小臣
祭僕御僕隸僕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節服氏
小子年人方相氏司燿候人秋官之屬五十七大
司寇小司寇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朝士
司民司刑司刺司約司盟職金司厲司圜掌囚掌
戮司隸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布憲禁殺戮禁
暴氏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氏司烜氏條狼
氏修閭氏冥氏庶氏穴氏翬氏柞氏薙氏哲簇氏
剪氏赤友氏蠲氏壺涿氏庭氏銜 枚氏伊耆氏
象胥掌察掌貨賄朝大夫都則都士家士冬官補

亡五十四大司空小司空載師封人量人共人
均草人稻人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艸人角人羽人
掌葛掌染艸圉人場人牧人牛人克人獸人獻人
鼈人鷄人犬人獸醫司裘掌皮司服典絲典枲染
人弁師追師屨人典瑞典同巾車典路車僕司常
司弓矢橐人冢人墓大夫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
山師川師邊師蓋合俞壽翁王次點兩家之說而
損益之

胡氏一桂古周禮補正

一百卷

佚

王瓚溫州府志胡一桂字德夫永嘉人咸淳庚午領鄉薦

研究姬公經國制度叅訂互考六官錯簡一旦貫通遂成
補正古周禮一百卷林干之爲之序學者稱人齋先生

王氏失名周禮詳說

未見

王與之曰未詳其名建陽刊行王狀元詳說

亡名氏周禮類例義斷

宋志二卷

未見

周禮圖說

佚

王與之曰圖說未詳誰氏所編得自閩中大槩用三禮圖
禮象圖或立新說攷證最明

禮庫

未見

王與之曰禮庫未詳何氏

周禮集說

十二卷

闕

陳友仁序曰周官六典周公經制之書也畫井田立封建
大而軍國調度禮樂刑賞微而服御飲食醫卜工藝毫介
纖悉靡不脩載六官之屬各從其長其要則統於天官大
綱小目截然有紀萬世有國者之龜鏡也周家太平氣象
不可復見愚於此書竊有志焉然而諸儒訓釋甲是乙非
無所折衷學者病之余友雲山沈則正謂余曰近得集說

於雲手澤尚新編節條理與東萊詩記東齋書傳相類其
博雅君子之所爲與名氏則未聞也取而閱之如得古壘
洗把玩不忍釋癸未秋與長樂高君載酒往請焉則正樂
善人也俞其請且止宿乃曰風雨瀟瀟子之志固善矣時
異事殊禮經焉用析揚皇華未必不貽笑於時人也余復
之曰執此以往固非所望居家讀之是亦志文中之所志
也於是攜以歸訓詁未詳者益以賈氏王氏之疏說辨析
未明者則附以前輩諸老之論議書成非特以廣其傳亦
余之夙志也姑叙梗槩於卷末

黃虞稷曰周禮集說不知何人所輯元吳興陳友仁得之
於沈則正因傳之內地官二卷亡明關中劉儲秀補注以
行

楊氏雲翼周禮辨

一篇

未見

金史楊雲翼字之美家平定之樂平縣登明昌五年進士
第一拜翰林學士禮部尚書平諡文獻

吳氏澂周禮考注

十五卷

存

澂自述曰周公相成王建六官分六職禮樂政事粲然大
脩即其設位言之則曰周官即其制作言之則曰周禮周
衰諸侯惡其害已滅去其籍秦孝公用商鞅政與周官背
馳始皇又惡而焚之至漢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

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於秘府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始著於錄畧然冬官久亡以考工記補之考工記乃前世能識古制者所作先儒皆以爲非惟劉歆獨識之而五官亦錯雜傳至於今莫敢是正澄何自而考之乎本之尙書以考之也周官一篇成王董正治官之全書也執此以考周禮之六官則不全者可坐而判也夫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執此以考天官之文則其所載非統百官均四海之事可以知其非冢宰之職也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執此以考地官之文則其所載非敷五典擾兆民之事可以知其非司徒之職也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執此以考春夏二官則凡掌邦禮邦政者皆其職也舍此則非其職也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執此以考秋冬二官則凡掌邦禁邦土者皆其職也舍此則非其職焉是故天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內史司士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有雜在天官者如甸師世婦之類是也地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大司樂諸子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地官者如閭師柞氏之類是也春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封人大小行人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春官者如御史大小胥之類是也夏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銜枚氏司隸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夏官者如職方氏弁師之類是也至如掌祭之類吾知其非秋官之文縣師廋人之類吾知其爲冬官之文緣文尋意以考之衆諸經籍以證之何疑之有此歐蘊氏之所未悉也可不著

之

按艸廬吳氏諸經皆有纂言惟詩及周禮未就周禮則其孫當補之今世所傳三禮攷注非公書也江西書坊專刊周禮考注十五卷以行吳興閔氏復爲鏤版蓋晏舛所爲也

周禮經傳

十卷

存

按艸廬吳氏著書不聞有周禮經傳康熙丁丑五月之望西吳書賈以抄本求售紙墨甚舊題曰吳澄著中間多有改削又有黏簽其議論序次均不同於考注疑是其孫伯尚之書然無先公字樣但有聞之師曰之文不審爲誰所撰姑附於此

湯氏彌昌周禮講義

佚

盧熊曰彌昌字師言號碧山咸淳丁卯進士由崑山教諭歷瑞安州判官

何氏夢中等周禮義

一卷

佚

王圻曰周禮義一卷元東陽內舍生何夢中與弟參知政事夢然所作五世孫觀光裴池成卷宋潛溪題而藏之王氏申子周禮正義

佚

吳澂曰吳卿正義其言比之宏齋包氏極為平恕

臧氏夢解周官考

三卷

未見

陸元輔曰臧夢解邨人宋末進士未仕而國亡至元中授婺州路儒學提舉官至廣東廉訪使博學洽聞士大夫稱

曰魯山先生

毛氏應龍周禮集傳

一十四卷

存

周官或問

五卷

未見

張萱曰元大德間澧州教授豫章毛應龍介石撰總諸儒訓釋斷以己意凡二十四卷

吳氏當周禮纂言

未見

黃虞稷曰當澂之孫也澂於易書春秋禮記皆有纂言獨周禮儀禮詩未及作當本大父之意爲是書

陸元輔曰臨川吳當伯尚至正二年以薦授國子助教與修三史成遷翰林修撰再遷翰林直學士出爲江西廉訪使詔拜江西行省叅知政事命未下而陳友諒已陷江西當乃戴黃冠著道士服杜門著書明太祖至江州召見長揖不屈隱居吉水之谷坪卒羅一峰嘗言吳文正公考周

官以正大典以大司徒之半補冬官之缺蓋取俞氏丘氏之論也伯尚書余未得見不審依古本爲注乎抑遵乃祖所定之次也

鄭氏宗顏周禮講義

二卷

未見

按宗顏未詳何時人見葉氏棗竹堂目焦氏經籍志及授經圖

俞氏言周官禮圖

十四卷

未見

按俞氏未詳何人書見葉氏棗竹堂目

亡名氏周禮通今續論

一卷

未見

周禮詳集

佚

張萱曰止存一冊未詳撰人姓氏自地官司徒至考工記周禮附音重言重意互註

十二卷

存

繆泳曰此元人所輯書弘治中湖廣道御史上虞尹洪奉命清兩廣戎政屬知廣州府袁景輝重刻番禺張詡爲之序

張詡序畧曰詡少時閱書目見周官禮有句解集傳註疏又有所謂纂圖釋文或問講義詳解要義解義攷工總義訂義會元復古等編句解集傳註疏則見之若纂圖以下則聞其名至於重言重意互注則其名亦未之聞也侍御上虞尹公德容以禮經取高第比奉命清兩廣戎政得是書喜其考究之精援引之當於聖經有所裨也出示廣州守表君景輝俾刻而傳焉屬詡爲之序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五終

弟子山陽張叶箕覆夜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_七

梁氏寅周禮考注

未見

寅自述曰於周官也刪剔其注使其明暢謂之周禮考注

汪氏克寬周禮類要

未見

宋氏濂周禮集注 或作集說

未見

王氏禕周官官名急就章

一篇

存

方氏孝孺周禮考次目錄

一卷

存

孝孺自序曰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禮獨爲諸侯之所惡故周禮未歷秦火而先亡吏將舜法而爲奸必藏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舜之周之制度詳矣嚴上下之分謹朝聘之禮而定其誅賞教民以道使民以義恤隣而尊上此尤戰國諸侯所深惡蓋毀黜之餘而成於漢儒之所補非周之全書也是以略於大而詳於細煩碎不怠之職多而經世淑民之政少周

公之意不若是疏也其章明切要者以不合於諸侯見削而不關政治之得失者僅僅獲存然亦紛亂失序錯雜而不可省書之周官言六卿之職美矣冢宰者治之所從出也宗伯典禮司馬主兵司寇掌禁司空掌土皆聽於冢宰者也冢宰治之本天下之大政宜見於冢宰今周禮列於冢宰之下者預政之臣不過數人而六十屬皆庖厨之賤事攻醫制服之淺技夫王之膳服固冢宰之所宜知然以是實冢宰之職則陋且褻矣此必非周公之意司徒以五典施教其爲事至重不立復預他事也而自卿師以下近於教者止十二屬其餘皆春秋二官之事而冬官爲最多蓋定其序者不知地官在乎主教而以土官之事屬之土地冬官職也何與乎教教之大法及冢宰之大政皆已亡

經義考 卷一百二十一
矣其不亡者間見於他官司馬司寇纂入者甚衆惟宗伯稍存多爲他官所掠而禮之係乎邦國者亦亡其亡者皆諸侯之所惡而去之也而其失序者漢儒之謬也余喜讀周禮憂周公之心不明於後世以書周公之言爲準考六卿之屬更次之自宗伯歸於冢宰者五自司馬歸者三自司寇歸者二合宮正以下爲五曰宮正歸以司徒之舍曰膳夫曰醫師曰內宰曰司農曰典婦功曰內司服附於冢宰之左重變古也司徒去其非教事者八十存者四以司馬之諸子訓方氏匡人擇人司寇之掌交歸焉宗伯自司徒歸者十自司馬歸者十有九自司寇歸者十有二司馬之存者三十有一司寇之存者二十有三而以司徒之司號司稽司救調人歸焉於是取土地之事財賦之則在司

徒者五十有五在司馬者八在司寇者十有三爲司空土地不可無治之之道也故有載師閭師縣師均人治民無法不可以治地也故有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鄆長里宰隣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樹藝地之所宜先也故有草人焉有稻人焉有司稼焉地圖方志王者所宜知也故有土訓誦訓山林川澤地之寶也故有澤虞有川衡金玉錫石角羽茶炭染草葛蜃山澤之所產也故各有主之者以致其用苑囿塲圃鳥獸草木所萃也故有迹人囿人塲人穀粟土地所入守之宜有制也故有廩人倉人人民者土地之本不可無恤也故有遺人以振其凶荒財用者生於地而取之有節故市有司廛有人肆有長賈有師泉有府質人胥師司門司關職方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

遼師所以辯土地而致稱異也故自司馬而歸焉達道路
除不蠲有野廬氏蜡氏掌害稼者有雍氏掌水禁有萍氏
除毒蟲猛鳥獸蠹物鼃鼃有冥氏庶氏穴氏翼氏哲篴氏
翦氏赤友氏蝮氏壺涿氏庭氏攻禾殺草有柞氏薙氏亦
皆司空之事也故自司寇歸焉六卿之屬繇是復其始其
不能皆六十者亡者衆也而亦不必以六十爲率也卿之
所掌有大小其事有煩簡奚必皆止於六十乎謂六十者
漢儒之言也非周公之制也周公之典孔子嘗學焉今之
存者此書爾學者宜盡心而不敢忽安可疑其有未至乎
然予非疑周公之經也求周公之意而不得故辨其失以
求合於周公之意而後已也夫苟能合周公之意則余何
敢避亂經之名而不爲哉

陳子龍曰或謂先生以道輔主日在黼座之側諫行言聽
知中朝之弱藩國之強不能以驟返也而聽黃齊與晁錯
之謀爲侵削諸侯之計以致真人翔於薊北電掃中原虎
步江外不能出一策以紓國難而乃日治儀文定官制何
當於成敗及觀先生之著述而知其非也夫先生所最好
者周禮而凡駁而未純迂而難信者皆著論以辨之乃知
先生之學非專於泥古疎濶而難行者矣當時先生之謀
未必盡用即用矣而天方欲文皇帝平區夏而享太平豈
盡謀臣之過哉

陸世儀曰方正學人品學術後世無不敬服但削奪諸王
一節人頗以爲疑以爲董仲舒之才而建晁錯之策不無
類於申韓也及讀遜志齋全集中有勉學詩其間多言當

時削奪諸王傷殘骨肉非天理人心之正且曰安得申韓氏化爲古伊周是當時削奪之謀孝孺之所深不欲也特以職爲講官軍國之務非其所得而主而啓沃之際仁柔之主亦未必能轉齊黃之謀此其所以不白於後世乎予於詩鑑中亦特表明之

陸元輔曰正學先生考次周禮較王與之俞壽翁諸人所訂正更爲有理又有周官論二篇周禮辨疑四篇一論大司徒鄉大夫州長黨正之法慮民極其詳一論周官不以理財爲先王安石用國服爲息之謬一辨條狼氏之誓群臣刑法太暴一辨殺群飲非過甚媒氏之奔者不禁爲非禮一辨司寇聽訟必入鈎金束矢爲非法一辨周禮言利甚密非周公之言皆有卓然之見非苟於立異者

丁氏 禮周禮補注

未見

鎮江府志丁禮字思敬丹徒人以耆年辟知南陽府入覲進周禮注成祖賞之

何氏 喬新周禮集注

七卷

存

喬新自序略曰周禮多錯簡冬官未嘗亡也臨川俞氏壽翁始悟冬官散見於五官之中作復古編以正漢儒妄補之非永嘉王氏次點亦作周禮訂義以羽翼俞氏之說其後臨川吳氏清源丘氏各有考註四家之說備矣惜其得於此者或失於彼乃重加考訂每篇首依鄭本列其目存

舊以參考也次則取四家所論定其屬正譌以從古也黜考工記別爲卷不敢淆聖經也參考諸說附以臆見作集注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陸元輔曰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吏部尚書文淵之子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刑部尚書贈太子少傅諡文肅

周禮明解

十二卷

未見

黃氏

潤玉

周禮題辭

未見

潤玉自序曰周禮一書誠周之經邦大典其間備著王朝六卿所屬職掌初無侯國爵祿之辭故天下無傳而孔孟之書無載也李斯亂紀蕭相惜經至文帝時得魏侯斯樂人竇公獻宗伯太司樂之章是戰國矇瞽已嘗習誦其說且其樂與佩用皆去商聲蓋周以木德王而荀子所謂太師審詩商是也夫豈王莽時書漢人安得補之考工記及去商聲乎宋興三禮立科取士程子曰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至哉斯言或者謂其官冗役繁殊不知綱舉目張而有兼官不備徒役有時之節奏哉然而宮府一體兵農一途王道昭明無偏無黨秦漢以來其法何如奈王介甫棄經任傳後學莫稽遂使周公之制泯沒無聞不亦深可痛乎潤玉茲舉官職府藏之相維禮樂刑政之衆屬與凡注釋未定者標於經文之題庶覽者易得於心目究知周曆綿遠之本在是而不可不講也

楊守陳撰墓碣曰先生諱潤玉字孟清世爲鄞人永樂改元命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請代抵京補郡庠生京闈鄉試擢禮經魁授建昌府學訓導改訓南昌拜交趾道監察御史出按湖廣陟廣西按察司僉事改湖廣按察司左遷知含山縣請老致仕卒年八十有九

王氏啓周禮疏義

未見

桑氏悅周禮義釋

未見

悅自序曰天官之屬凡六十有三俞廷椿刪出獸人鱉人獻人獸醫司裘掌皮典臬染人追師十一官而王次點補以春官天府內宗外宗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八官丘

吉甫因定其官爲六十州廬三禮考注則復進以典絲典臬獸人獻人鱉人掌皮六官而退以甸師冢人宮人掌舍幕人掌次職歲世婦內司服追師屨人夏采十二官而復補以地官司祿司勳司士三官春官內史外史御史馮相氏太卜龜人菴氏占人箬人占夢眠禔十二官共爲官者六十六地官之屬凡七十有七俞廷椿王次點刪出封人鼓人舞師牧人牛人克人載師均人土均埶人稻人山虞林衡川衡澤虞州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埶人場人二十二官丘吉甫因定其官爲五十七考注於七十七官中止用大司徒小司徒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師比長閭胥調人媒人司諫司救等十三官刪去六十九官而補以夏官訓方氏匡人擲人三官春官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大

師小師瞽蒙眡瞭典同磬師鐘師笙師鐸師鼗人籥
師籥章鞀鞀氏典庸器十九官共爲官者三十五春官之
屬凡七十丘吉甫以爲六十九
耆遺失樂章一官也俞廷椿王次點刪出雞人
天府典瑞典同司服世婦內宗外宗冢人墓大夫典同太
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中車典路車僕司常十九官補以
地官鼓人舞師二官秋官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
掌訝掌交七官丘吉甫因定其官爲六十考注於俞王所
刪十八官中進以雞人世婦內宗外宗中車天府典瑞典
同司服車僕司常十官又用舊大宗伯小宗伯肆師太史
小史典命司尊彝鬱人鬯人典祀都宗人家宗人守祧職
喪冢人太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司巫男女巫司凡筮二
十五官而補以地官封人牧人克人四官秋官大行人小

行人司儀行夫環人掌交掌訝司烜氏象胥九官天官司
裘內司服追師夏師屨人夏采掌舍幕人掌次女祝甸師
冢人十二官夏官節服氏弁師祭僕小臣御僕司燿六官
共爲官六十六夏官之屬六十有九俞廷椿刪出職方氏
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濂師弁師司弓矢橐人九官王
次點又刪出量人一官丘吉甫因定其官爲五十有九考
注則進以司弓矢一官而刪出小子羊人司燿掌畜諸節
服氏小臣祭僕御僕弁師職方氏土方氏訓方氏形方氏
山師川師濂師匡人擇人家司馬二十二官而補以秋官
銜枚氏司隸罪隸閩隸夷隸貉七官共爲官者五十五秋
官之屬六十有六俞廷椿刪出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
掌客掌訝掌交七官王次點謂夫人一官當屬冬官環人

一官當與夏官環人合而爲一丘吉甫因定其官爲五十
有七考注又刪出銜枚氏司隸罪隸蠻隸貉隸夷隸司烜
氏雍氏萍氏伊耆氏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環人象胥
掌客掌訝掌文十官而補以地官胥師司詭司稽胥四官
共爲官者五十七冬官舊亡俞王以爲不亡丘吉甫因定
其官爲五十四除大司空小司空外曰鼈人獸人麋人獸
醫司裘典絲典枲染人追師屨人掌皮十一官則取之天
官者也曰封人均人土均稻人山虞林衡川衡澤虞巾人
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艸圉人場人牧人牛人充人載師艸
人二十八官則取之地官者也曰雞人司服典瑞典同巾
車典路車僕司常冢人墓大夫十官則取之春官者也曰
歲方氏土方氏彤方氏山師川師遼師司弓矢弁師橐人

量人十官則取之夏官者也夫人一官則取之秋官者也
考注又定冬官之屬爲五十七除大小司空外取之地官
者曰鄉師載師縣師閭師遂師遂大夫遂人均人司市質
人廛人賈師肆長泉府司門司關掌縣正鄙師鄮長里宰
鄰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艸人稻人土訓迹人巾人角人
羽人掌葛掌染艸掌炭掌荼掌蜃圉人場人廩人舍人倉
司稼凡四十四官取之夏官者曰職方氏土方氏彤方氏
山師川師遼師凡六官取之秋官者曰司民雍氏萍氏柞
氏蘿氏凡五官大抵官總三百六十之數出之於此者入
之於彼以愚觀之諸儒進退六官意見不同如此復有舛
廬者出而定之又不知某官之入於某官也將何以爲定
論哉嗚呼周禮之設六官散之則各專其事合之則各有

所聯雜說所謂喪紀之事宰夫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
天官聯夏官也廛人皮毛筋角入於王府地官聯天官也
量人與鬱人受盞歷而皆飲之春官聯夏官也鄉師攷司
空之辟又蒞匠師地官聯冬官也大司徒教民附於刑者
歸於士地官聯秋官也司常贊司馬縣師以司馬之法作
之春官聯夏官也巾車入齋於職幣春官聯天官也稍人
聽於司馬縣師以司馬之法作之地官聯夏官也由是觀
之凡聯於某官者即可刪入爲某官耶若夫漢儒以冬官
之闕而補入考功記正如龍失其尾粘以蜃脊多見其不
似也故予所註五官但因其舊仍闕冬官不敢選官以補
而退考功記自爲一卷雖有真似冬官者亦略辨論其下
庶遵吾夫子史闕文之遺意云

陳氏鳳梧周禮合訓

六卷

存

鳳梧自序曰書周官曰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
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此周
禮所由作也蓋周公以經天緯地之才制禮作樂之學篤
棊成王以成致治其建官也稽唐虞叅三代斟酌損益咸
得其中統以六官而分於各屬天下之治如運諸掌故曰
周公致太平之書也孔子傳周公之道以周禮列於六經
戰國諸侯惡其害已而欲去之而冬官獨缺已非全經矣
漢人購以千金弗得以考工記補之雖有鄭康成之注賈
公彥之疏莫有是正者宋元諸儒如王次點吳草廬乃擇

冬官之文誤入五官者悉取而歸之冬官我朝方正學何
椒丘復加考訂有正誤暨集注傳於世益加密矣然尚有
未盡合者某蚤歲有志禮經及仕訪先儒訂注周禮諸書
反覆考究久之若有得焉再加校正以類相從間有未瑩
則參以舒國棠所著圖釋而采擇之於是六卿率屬如身
使臂如臂使指庶幾周公建官之初意矣仍以考工記附
於其後而注則存康成之舊不忘古也方今聖朝稽古治
動循六典學者潛心於是而講究焉則所謂如有用我執
此以往其庶幾乎

吳氏昂周禮音釋

未見

陸元輔曰吳昂字德翼號南溪海鹽人弘治乙丑進士官

至福建布政司

魏氏校周禮沿革傳

六卷

存

按自序曰夫周官何爲者也聖人代天而立政爲生民開
太平也其稽古而集厥大成者乎吾由是而得聖人之心
法焉是故其統紀安在曰在王心諸所建置孰重格王爲
重也其條貫何攝曰三百六十屬一六官也六官一太宰
也太宰一天也行之則奚先厥亦先建六官大綱定矣乃
萬目次第以舉三百六十屬備矣吾由是而得聖人心法
焉聖人之心何心也純乎天心也渾乎天地萬物一體罔
有不仁也故其法爲天下公不敢少以其私病民也是故

由其道可使天地奠位萬物各止其所茲謂盡善古之極也秦暴以顛實始棄古典則惟厥私意便安命之曰法肆一人於民上天乎爲民立君之意荒矣後有作者莫知其朔乃規規襲秦故常創業甫定與民休息哉稽古則不暇暨於守成舊章是因則莫之敢更雖以天挺英才未能或之度越也故曰古一宇宙也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聖人至公秦以其私聖人大明秦以其苛太平之典曷日其興耶天將有待耶古經簡奧儒者頗爲發明按不敏因其典禮以求其會通僭爲沿革傳推古可行於今吁迂遠而濶於事情與都乃言可底績與愚皆罔敢知惟曰吾皇先公厥心殫克正事敢獻聖學惟治亂匪自他一惟心造皇尚作聖母或自聖德之下衰久矣皇卓有立曰予一念么對

越上帝曰予一念或私帝震怒之一民弗獲其所痼瘵子身丕遠惟古帝王是師曰予德弗類終身惟耻予非古訓弗以學別求聞昔之先民是程惟師保是隆惟耆老成人是詢惟法家拂士是親招我髦士於四方其彙於朝曰汝其師師惟聖學是明以保我祖宗黎民茲惟太平之基

宮職會通

二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六終

弟子無錫顧衡文覆校

